

资质通鉴

卷之二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事程國祥

內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戶食實封五百戶紫衣金魚袋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魏紀一 起上章困敦盡六  
魏攝提格凡二年

世祖文皇帝上

黃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動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坐死分毫亦不與用灑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乎海內是時太子在薊軍中騷動羣僚欲秘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秘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今所在給其粟食鄆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

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柰何效匹夫孝也入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乎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君善臣備禁衛治喪事子懿之弟也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元延康○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丁卯葬武王于高陵○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王貶植為安鄉侯誅石刺姦掾沛國丁儀及弟黃門侍郎廙并其男口皆植之黨也○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執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藪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與難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官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今為金策藏之石室時

當選侍中常侍王左右舊人諷王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司馬孚曰今  
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  
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  
官人之灑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驗者為之區別  
人物第其高下○夏五月戊寅漢帝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  
曰太王后○王以安定太守鄒岐為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郡作亂  
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  
以應演武威三種胡復叛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  
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人皆以為賊執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  
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  
盛然比日新合或有負從未必同心因襲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增  
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執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得大  
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其執難離雖有詔命違而  
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毋丘興擊張  
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而  
斬之出以徇軍其黨比日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

降河西平初燉煌太守馬艾卒官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其子就詣朝廷請太守會黃華張進叛欲與燉煌并執執就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倚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引兵攻酒泉別遣鐵騎二百及官屬緣酒泉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黃華欲救張進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內侯○六月庚午王引軍南巡○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蜀將軍子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十餘家來降達有容止才觀王甚器愛之引與同輦以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城以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王不聽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來降封破走還成都初封卒羅侯寇氏之子漢中王初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為子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因此際除之遂賜封死○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甲午王次



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子邑東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敝，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類於百代矣。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廋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應為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瀆，凌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癩癩者，皆舉奏免之，外脩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王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凜。賜逵爵關內侯。○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衆甚。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為壇於繁陽，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嶽瀆。改元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

四子爲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公共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去叩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馮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藏之臺閣。○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帝如洛陽。帝謂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治中國德流沙幕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帝召東中郎將蔣濟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死你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帝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

曰夫作威作福善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帝即遣  
追取前詔。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民饑羣司  
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  
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  
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  
右則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  
得怒臣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  
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  
爭帝乃徙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其樂  
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

二年春正月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三月加遼東太守公  
孫恭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  
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  
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  
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  
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

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爲部永昌從事夏四月丙午漢中  
王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  
徒○臣光曰天生蒸民其執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  
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  
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  
灑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旣衰疆天之國能帥諸  
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  
固亦多矣秦焚書院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  
之間霸而不主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  
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  
謂南爲島夷宋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  
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  
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比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  
雖革夷仁暴大小疆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  
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  
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



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部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最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正欲叙國家之興，慕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濶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皆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一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

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列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列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五月辛巳

漢主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后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兄瑁之妻也。立子禪為皇太子。娶車騎將軍張飛女為太子妃。○太祖之入鄴也。帝為五官中郎將。見表。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焉。生子叡。及即皇帝位。安平郭貴嬪有寵。甄夫人留鄴。不得見。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譖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賜夫人死。○帝以宗廟在鄴。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漢主立其子承為魯王。理為梁王。○漢主取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羽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敝。死不慕立。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其眾。漢主曰。不聽。庶漢處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今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

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拜孫權漢土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  
矣。○陳壽評曰關羽張飛比目稱萬人之敵為世亮臣羽報效曹公飛  
義識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心以短取敗理數  
之常也。○秋七月漢王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  
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  
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時或言瑾別遣  
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  
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  
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  
行非義不言立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  
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之德意自  
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  
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受疏即封示  
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  
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  
於丞進軍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立權以鎮西將軍

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相等  
五萬人拒之○皇弟鄢陵侯彰死侯據魯陽侯宇譙侯林替侯衮襄邑  
侯峻弘農侯幹壽春侯彪歷城侯徽平輿侯茂皆進爵為公安鄉侯植  
改封鄆城侯○築陵雲臺○初帝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  
權否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侍  
中劉曄獨曰蜀雖陜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執必用眾以示有餘  
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因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  
不足矣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子禁等遠朝臣皆賀劉曄  
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  
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  
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  
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  
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各云亡則  
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  
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後也  
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



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  
帝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須髮皓白形容憔悴見帝泣頓首帝慰喻以  
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  
關羽戰克龐真憤怒益茂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臣光曰于禁  
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旣而復歸文帝鑒之可也殺之可也乃  
畫陵屋以厚之斯為不君矣○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  
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  
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旣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且官  
輕勳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  
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  
秩服御相亂也被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偽降就封  
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  
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  
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  
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以為僕妾吾天民無緣不  
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兵內

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脩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  
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  
吳人城武昌○初帝欲以楊彪為大尉彪辭曰骨為漢朝三公值世衰  
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乃止冬十  
月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馮几使著布單衣皮  
弁以見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置吏  
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卒○以穀貴罷五銖錢○涼州盧水胡治元  
多等反河西大擾帝召鄒岐還以京兆尹張既為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  
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鶻陰口既揚聲軍從鶻陰  
乃潛由且次出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  
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眾氣銳難與爭  
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  
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  
前軍顯美十一月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  
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排戰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  
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後西平

麴光反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羗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臣相持若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羗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誣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比自安堵如故○刑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且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自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天禮無不敬麴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今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王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二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

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鸕鶿長鳴鷄於吳吳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為命彼所求者於我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詠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比目具以與之○吳王以其子登為太子妙選師友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恢綏遠將軍張昭之子休大理吳郡顧雍之子譚偏將軍廬江陳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十二月帝行東巡○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吳王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



醉憤臺中乃當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王遣人呼昭還入謂  
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  
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王默然斬遂罷酒吳王與羣臣飲自起行酒虞  
翻伏地陽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王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  
惟大司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  
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王曰  
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  
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王因救  
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基繇之子也○初太祖既克蹋頓而烏  
桓浸衰鮮卑大人步度根軻比能素利彌加厥機等因閭柔上貢獻水  
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廉平為眾所服  
由是能威制餘部最為彊盛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軻  
比能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軻比能部落近塞中國人多亡  
叛歸之素利等在遼西北平漁陽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帝以平虜  
校尉牽招為護鮮卑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庚午帝行如許昌○詔曰今之計孝

古之貢士也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口口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  
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灑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二月鄩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是後西域復通置戍已校尉○漢  
主自秭歸將進擊吳天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泚流進易  
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且為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  
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猗亭吳將皆欲  
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  
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執非小故也今但且將大厲將士廣施方  
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  
執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敵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名  
懷憤恨漢人自恨山通武陵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  
授以官爵○三月乙丑立皇子齊公叡為平原王皇弟鄢陵公彰等皆  
進爵為王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帝行如襄邑○夏四月戊  
申立鄆城侯植為鄆城王是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土國各  
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  
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灑既

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表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  
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  
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  
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  
益也○癸亥帝還許昌五月以江南八郡為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  
漢人自平曠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  
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兵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  
營吳將帥見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  
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  
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  
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  
送臣雖不材馮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  
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  
以為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  
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  
虜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任已久不得我便兵疲

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  
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執成  
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  
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漢王奔馬鞏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  
面感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王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  
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志  
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義陽傅彤為後殿兵衆盡死彤  
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  
祭酒程畿沂江而退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為  
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相別擊漢前鋒於夷道為漢所  
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  
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  
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將潰相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  
調度自有方耳初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  
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  
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



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  
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  
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  
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  
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  
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尚書令瀆善正好尚不同而以公  
義相取亮每竒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  
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  
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  
曰曹不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帝聞漢  
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  
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  
七日吳破漢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饑○漢主既敗走黃權在江北道  
絕不得還八月率其衆來降漢有司請收權妻子漢主曰孤負黃權權不  
負孤也待之如初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過受  
劉主殊遇降兵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

人之可慕也。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陪乘。蜀降人，或云漢誅權妻，子帝詔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竊疑未實，請須後得審問。」果如所言。馬良亦死於五谿。○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下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不當均膏員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將立郭貴嬪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夫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虞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魯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拍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帝不從。庚子，立皇后郭氏。○初，吳王遣子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帝，自陳誠款，辭其恭愨。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爲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爲有以知之故。

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  
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霑襟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  
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柏階往與盟誓言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  
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  
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  
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  
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  
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繁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務從儉薄不藏金玉一用  
瓦器令以此詔藏之宗廟副任向書祕書二府○吳王以揚越蠻夷多  
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  
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不欲為登求昏宗室又云以登年  
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  
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  
帝自許昌南征復鄂州為荊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  
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

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祿祚而已何肯棄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綆纜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殺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庚申晦日有食之○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漢主聞魏師大出遺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否遜荅曰但恐軍新破創夷未復姑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等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漢漢嘉太守黃元叛○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爲南郡外接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南散大夫右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事兼提舉萬壽觀公事王桂國

河內郡開國侯侯景王三長食實封二百戶賜紫衣袋臣司馬 光 奉 勅編集

魏紀二 起昭陽單闕盡強

世祖文皇帝下

黃初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二月諸葛亮至永安。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相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相邪其灑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文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相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免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執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相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相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

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襄皋，為秦等後援。桓遣別將擊  
雕等，而身自拒秦。秦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  
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  
餘，愚以為可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子。  
時為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  
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  
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  
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  
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  
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  
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  
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  
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  
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  
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戚之  
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

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棄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帝即詔  
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  
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  
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  
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  
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  
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最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  
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險守要汎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  
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  
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  
帝不納軍竟無功。丁未陳忠彥曹仁卒。初黃元為諸葛亮所不善  
聞漢主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  
元益無所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留鄭綽討元衆議  
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富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  
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犇吳求活  
耳但敕習綽於南安峽口邀遮即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習綽生

獲斬之。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主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効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鑿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問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生豈苟能一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父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反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薄義陽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薄



楊顥直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壁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鷄主司晨大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鷄狗哉失爲家主之灑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顥卒亮垂泣三日○六月甲戌任城威王彰卒○甲申魏壽肅侯賈詡卒○大水○吳賀齊龍騫春虜太守苻宗以歸○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爲太尉治書執瀆高柔代爲廷尉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公輔之臣比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

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六三六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起天聽光益大化帝嘉納焉○辛未帝校獵于滎陽遂東巡九月甲辰如許昌○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爲魏所秉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是歲漢主立妃張氏爲皇后

五年春三月帝自許昌還洛陽○初平以來學道廢墜夏四月初立太

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漢。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之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吳王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王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抱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士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脩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緜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

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元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顧雍以爲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溫薦引同郡暨豔爲選部尚書豔好爲清議彈射百僚屢奏三署率皆賤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同郡陸遜弟瑁及侍御史朱據皆諫止之瑁與豔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近則郭泰之容濟庶有益於大道也據謂豔曰天下未定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路爭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素與豔彪同意亦坐斥還本郡以給廨吏卒於家殆溫方成盛用事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



無幾何而敗。冬十月帝還許昌。十一月戊申晦日有食之。鮮卑  
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扶羅韓殺之。步度根由是怨軻比能更相擊步  
度根部衆稍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是歲詣闕貢獻而軻比能  
衆遂彊盛。出擊東部大人素利護烏九拔尉田。豫乘虛措其後。軻比能使  
別帥瑣奴拒豫。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攜貳。數為邊寇。幽并苦之。

六年春二月詔以陳羣為鎮軍大將軍。隨車駕。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  
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後臺文書。三月帝行如召陵。通討虜  
渠乙巳還許昌。并州刺史梁習討軻比能大破之。漢諸葛亮率衆  
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  
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  
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執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  
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君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  
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辛未帝以舟  
師復征吳。羣曰。大議宮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  
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  
躬蹈危。目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

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巨竊以為不可帝怒左遷勳為治書執  
鴻去勳信之子也夏五月戊申帝如譙。吳丞相北海孫邵卒初吳當置  
丞相衆議歸張昭吳王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及邵  
卒百僚復舉昭吳王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  
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平尚書  
事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  
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  
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  
不知後聞乃驚及為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  
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  
泄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  
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王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  
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  
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王王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  
未平也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王  
以訪雍雍曰臣聞兵鬪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

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王從之。利成郡兵蔡方等反殺太守徐質推郡人唐咨為主詔屯騎校尉任福等討平之咨自海道亡入吳吳人以為將軍。秋七月立皇子璽為東武陽王。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雋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庾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闡餘眾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抵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竄殺之罪自嫌農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

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靈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襲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屯田。蔣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留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蹶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十一月，東武陽王臨薨。十二月，吳番禺賊彭綺攻沒郡縣，衆數萬人。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吳陸遜以所存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王報曰：其善令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帝之爲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西部都尉鮑勛治之。太子請不能得，由是恨勛。及即位，勛數直諫，帝益忿之。帝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爲治。書曰：執灑去。太守孫嵩見



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斬壘未成解止不舉帝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馮去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殺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衛臻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乃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誅勛勛死乃遣柔還寺票騎將軍都陽侯曹洪家富而性各丞相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不稱意恨之遂以舍客犯馮素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下太后責怒帝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又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后矣於是郭后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初郭后無子帝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甄夫人被誅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帝與叡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巨不忍復殺其子帝即放弓矢為之惻然夏五月帝疾篤乃立叡為太子丙辰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丁巳帝殂。陳壽評曰文帝天資又藻下筆成章博聞疆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

古之賢君主何遠之有哉。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大皇太后，皇太后曰皇太后。初，明帝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帝初治政，陳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此皆不可不深察。○癸未，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粲爲陽平王。六月戊寅，葬文帝于首陽陵。○吳王聞魏有大喪，秋八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冀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執倍，終不敢久也。先是，朝廷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吳王退走。○辛巳，立皇子固爲清河王。○吳左將軍諸葛瑾等寇襄陽，司馬懿擊破之，斬其部將張霸。曹真又破其別將於尋陽。○吳丹楊吳會山民復爲寇，攻沒屬縣。吳王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以綏南將軍全琮領太守。琮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得萬餘人。吳王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冬十月，清河王固卒。○吳陸遜陳便宜，勸吳王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

謹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王報曰書載子違汝弼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謹哉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孫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十二月以鍾繇為太傅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曹真為大將軍華歆為大尉王朗為司徒陳羣為司空司馬懿為票騎夫將軍歆讓位於管寧帝不許徵寧為光祿大夫救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是歲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交州刺史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栢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兄治合宗兵擊不克呂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知吾之空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岱以燮弟子輔為師友從事遣往說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

○孫盛論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師友士輔使通信誓言徽兄

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呂氏之祚不延者也。徽大將甘醴及桓治率吏民共攻岱岱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威命旣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入貢於吳

烈祖明皇帝上之上

太和元年春吳解煩督胡綜番陽太守周魴擊彭綺生獲之初綺自言舉義兵爲魏討吳議者以爲因此伐吳必有所克帝以問中書令太原孫資資言曰番禺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朋解者是有馮禁上下相維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爲權腹心大疾也至是綺果敗亡。二月立文昭皇后寢園於鄴王朗往視園陵見百姓多貧困而帝方營脩宮室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白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



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  
魏脩城池其餘一切須臾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  
彊而寇戎賓服矣。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  
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  
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  
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且開張聖聽以光  
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凜也侍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  
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眾議舉寵為叅軍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  
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  
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  
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

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  
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  
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  
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  
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將大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  
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  
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  
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倬為掾  
倬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  
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  
其望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  
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  
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

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岷，視吳虜為鼠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帝乃止。○初文帝罷五銖錢，使以穀帛為用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鑄五銖為便。夏四月乙亥，復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於洛陽。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冬十二月，立貴嬪何氏。后太皇太后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內虞氏為妃。及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紀矣。虞氏遂縊還鄴宮。○初太祖卅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及帝即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

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以下議司徒朗以為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校絲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是歲吳昭武將軍韓當卒其子綜淫亂不軌懼得罪閏月將其家屬部曲來奔。初孟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相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國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諫議大夫知制誥尚書都官兼提舉萬壽觀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三千百石食實封貳佰貳拾紫金魚袋臣司馬 光奉勅編集

魏紀三 起著雍泥陂盡上章闡茂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父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于洛陽。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楸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文帝少與之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鎮長安使承淵勳遺曷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楸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是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軍據箕谷帝遺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鄧亮身

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長安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悉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因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瀆去明也是以揚干亂瀆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瀆何用計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卒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

黃龍等兵卒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王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亦敗於箕谷雲斂眾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頃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其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羨維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真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夏四月丁酉帝還洛陽○帝以燕國徐邈為涼州刺史邈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由是

服其威信州界肅清。○五月大旱。○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彼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雁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云：「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相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二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相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築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蒯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皆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絀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為中部，令朱相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



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  
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  
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  
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  
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  
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  
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休乃  
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  
免○九月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  
宗室不問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護  
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鬱築鞬妻交軻比能救之以三萬騎  
圍豫於馬城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往解諭之乃解  
圍去○冬十一月蘭陵成侯王卬卒○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  
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  
知臣伐賊才弱敵疆欲不伐賊王業亦不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

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  
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討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  
兵瀉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  
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  
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郎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  
人羣疑滿腹眾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  
險於烏巢危於初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  
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  
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  
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  
中間甚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  
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  
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  
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

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首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明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足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一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斬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瀆雲鄉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前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

陳倉乎郤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郤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郝昭爵關內侯○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吳王以揚州牧呂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吳王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諠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雅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王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劾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



桓王立子登爲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爲吳侯以諸葛恪爲太子左  
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都尉而謝景范慎羊衝等皆  
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  
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疑辭宏達言能  
釋結則謝景寃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衝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  
子嘿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陜衝卒以此言爲恪等所惡其後  
四人皆敗如衝所言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其爲交之  
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  
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  
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  
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  
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  
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  
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  
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  
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

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  
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  
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張昭以  
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超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  
戶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已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  
稱漢德美而羣臣莫能屈吳主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  
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吳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  
昔太后相土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  
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  
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吳主辭謝焉。元城哀王  
禮卒。六月癸卯繁陽王穆卒。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  
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  
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  
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  
都又寵潘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  
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

昔曾文迎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讎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  
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  
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  
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九月吳主遷都建業  
皆因故府不復增改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使上大將軍陸遜  
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南陽劉廙嘗有先刑後禮  
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  
聖之教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  
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啓誨騭於是條于時事業在荊州界者及諸僚  
吏行能以報之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  
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故賢人所在折  
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宗替之所由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  
甚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  
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  
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  
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執操八柄



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肖書爲之流涕○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者灑灑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爲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卒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覬奏曰刑灑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灑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十一月洛陽廟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鄴○十二月雍立王植徙封東阿○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四年春吳王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衆陸遜全琮皆諫以爲相王創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損欲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衆吳主不聽○尚書琅邪諸葛誕中書郎南陽鄧颺等相與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散騎常侍夏茂玄等四人爲四聰誕輩八人爲八達玄尚之子也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此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二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倬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瀆妄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執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譽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數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人何患其不知已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

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鴻卷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善其言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於是免誕颺等官○夏四月定陵成疾鍾繇卒○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卞氏殂秋七月葬武宣皇后○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游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成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孰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八月辛巳帝行東巡乙未如許昌○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疏曰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

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讐勢可坐而待之帝報曰賊馮恃山川一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無由自故是以觀兵以闕其讐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向憂懼况有災異而不戰悚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閩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鬻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巖露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霖兩山坡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工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讐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肅朗之子也九月詔曹真等班師。冬十



月乙卯帝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惣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帝曰  
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陽陵  
○吳王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乃寤豫諸軍皆集吳尋還  
詔罷其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  
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  
還。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兵以相供給亮每  
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上  
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  
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  
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數曷惟其已謹請闕  
拜章乞蒙引見吳主即召入蕃進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侍中右  
領軍胡綜侍坐吳主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  
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吳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  
試都輦小職吳主以蕃盛語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  
數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吳蕃聞車馬雲集  
賓客盈堂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銜及宣詔郎豫章揚迪



拒絕不與通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王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歷時乃解。武陵五谿蠻夷叛吳吳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史呂岱還屯長沙瀝口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諫議大夫制誥判尚書都官兼提舉萬壽觀事程國符撰

國英監王百發寶封貳伯賜紫黃袋臣司馬

光 奉

勅編集

魏紀四 起重光大淵獻盡開  
逢攝提格九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春二月吳王假太常潘潛節使與呂岱督諸軍五萬人討五  
溪蠻潛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武陵太守衛旌奏潛遣密使與琬相  
聞欲有自託之計吳主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潛而召旌還  
免官衛溫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置洲絕遠卒不可  
得至得夷洲數千人還溫直坐無功誅。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  
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於是大司馬曹  
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也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  
○三月祁陵元矣曹真卒自十月不雨至于月。司馬懿使費曜戴  
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郃懿曰  
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  
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費曜等

傲亮亮破之因天艾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  
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  
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  
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  
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  
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  
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寨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  
班迎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  
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  
右脅而卒。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黃初以來諸侯王濶禁嚴  
切吏察之急至於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爲教先  
親後疏自沂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伏惟陛下  
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  
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  
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  
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救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



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閔之異殊於胡越今臣  
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  
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  
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  
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  
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  
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  
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  
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大馬之誠不  
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  
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  
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令  
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欲

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  
隆敝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  
家膏沐䟽略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  
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䟽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  
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殷石之宗願王勿疑臣  
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殷石之固  
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  
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  
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  
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  
謀能移主威能攝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䟽必重執之所  
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  
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  
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䟽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  
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  
憤滿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

思若有毫釐少枉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  
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但以優文答報而已八月詔曰先帝著令不  
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益衰也朕  
惟不見諸王十有一載悠悠之懷能不與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  
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小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漢丞  
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王叔暹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  
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其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  
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辦之責又表漢王  
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  
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士稭梓潼郡復以平  
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教之曰吾與君父子勦力以獎漢室表都  
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平若都護  
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  
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  
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  
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震也。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

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浚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浚云  
道遠不能自致之兵見迎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必為  
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其相  
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  
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浚欲往迎勿與  
兵也浚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  
督將迸走死傷過半浚允之兄子也先是浚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  
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  
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其卒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東方  
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  
之。十二月戊午博平敬侯華歆卒。丁卯吳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  
六年春正月吳主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吳主因自  
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乃留建業。二月  
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帝愛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謚平原懿  
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列  
侯為之置後襲爵帝欲自臨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



殤禮所不備况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折割無益有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喪或言欲以便移殿舍或不如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昆丘可權時分止何為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可計量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况乎鄉邑使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聽三月癸酉行東巡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求馬初虞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王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之遼東翻聞之以為五谿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報為愛增所白復徙蒼梧猛陵○夏四月壬寅帝如許昌○五月皇太子殷卒○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

司徒。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公孫淵陰懷貳  
心數與吳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  
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  
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  
小害自巳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孝不之職貢議者先之正使  
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矣  
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豫以吳使周賀等垂還歲晚風  
急必畏漂浪東道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成山  
賀等還至成山遇風豫勒兵擊賀等斬之吳主聞之始患虞翻之言乃召  
翻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卒。十二月帝還  
許昌宮。侍中劉曄為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与  
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  
旣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母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  
之意後旣與帝論伐蜀事旣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旣謝曰臣言誠不  
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旣曰曄  
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

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書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王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問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傳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君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懇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曄嘗諧尚書夏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只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意果解尚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昭好扶掖羣臣細過以求媚於上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見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陳理志意懇懇良竊恐然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懼心近盡羣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



庶事不康刑禁不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主不能使也百里奚  
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谷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  
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  
世之雋又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  
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  
必親親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與言而陛下  
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與言至  
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開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  
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  
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  
不賢則不可爲大臣爲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書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  
言有罪無問大小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  
不自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  
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待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各陳所有  
則羣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  
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講議政事使羣臣各得自盡賢愚能否在陛下



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母有軍事詔書常  
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  
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  
而憂其末也人之能不足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  
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  
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其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  
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宜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盡  
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  
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斯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  
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兒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  
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  
實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  
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出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  
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糾擿姦  
究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  
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迂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

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皆道而趨利則人王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怨讎之子也帝嘗立至尚書門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察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帝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星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令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葷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二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小之以懼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

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歷陵井中二月帝如摩陂觀龍啟元○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為之大赦  
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  
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  
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史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皆  
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  
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安劣而怒曰吳國  
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  
孤常恐失計昭執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  
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  
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然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  
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夏五月戊寅北海王彞卒○閏月庚寅朔日有食  
之○六月洛陽宮鞠室災○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  
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陜北并州刺史畢軌表軻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  
度根帝首表曰步度根已為比能所誘有自疑今軌出軍慎勿越塞過句



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軻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與泚歸泥部落皆叛出塞，與軻比能合寇邊。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軻比能乃走幕北。泚歸泥將其部眾來降，步度根尋為軻比能所殺。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夏十一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朕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姿，誕應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湯平華夏，揔天猷。今不乃小心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讓細以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威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眾之與馬，柰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別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隍之固。」



備禦之術器械銖鉞大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士寒峭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犇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濕瀆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執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責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懋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滲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乎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頌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眾斯乃殫虜所願聞非大兵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逆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水自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心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眾之日唇齒相濟若實牙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進或難卒滅

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  
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  
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  
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今呂近治遠以疲軍旅者  
也昔尉他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  
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臬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  
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吳王乃止吳主數遣人慰  
謝張昭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吳王燒其門欲以  
恐之昭亦不出吳王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  
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初張彌許晏等去袁平公孫淵欲  
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及吏兵六十人置  
玄菟玄菟在遼東北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於民家仰  
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羣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無  
異今觀此郡形勢其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讎然  
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羣等然之於是陰相結  
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為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

城門且羣德彊等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創著邈不及輩旅德常扶接  
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  
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  
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且彊使前  
德獨留守羣採菜果食之且彊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王詔於句  
麗王位宮及其主簿給言有賜為遼東所劫奪位宮等大喜即受詔命  
使人隨且還迎羣德遣皂衣二十五人送且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  
千枚鷓鴣皮十具且等見吳主悲喜不能自勝吳主壯之皆拜校尉。  
是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蒲罷謂諸  
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  
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仗肥水隱覷  
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罷仗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蜀來降都督張翼用馮蓋嚴峻南夷  
隊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  
歸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  
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

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胃斬之。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沿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二年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三月庚寅山陽公卒帝素服發喪。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斬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五月吳主入居果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蒲籠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



分休寵表請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邵議  
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  
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  
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  
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帝  
從之寵欲技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  
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二城之下者  
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  
至恐權走也乃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救  
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  
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涌寵  
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王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  
里疑兵先至吳王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孫遣親  
人韓扁奉表詣吳王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其懼書與孫云大駕已還  
賊得韓扁具知吾閣狹且水乾宜當急去孫未答方催人種封且與諸  
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孫孫曰賊

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立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乘一五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執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為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壬申葬漢孝獻皇帝于禪陵○辛巳帝還許昌○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詔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

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亦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  
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問其次  
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又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是月亮卒于  
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  
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  
姓爲之謔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懿察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漢前  
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  
于漢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  
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  
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心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  
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旣已  
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於  
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  
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



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  
費禕姜維等作身沒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  
命軍使自發亮卒儀必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  
見在府親官屬便可持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  
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揚儀所部勤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  
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揚長  
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騎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  
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攬儀未發  
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  
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  
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  
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  
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  
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  
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  
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謚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漢



王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執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濫愆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瀆善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瀟然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

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廟漢主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斷其私祀漢主從之。漢主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表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漢主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戎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王大笑嘉其抗蓋禮之亞於鄧芝。吳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咸以丹陽地執險阻與吳郡會誓新都番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登山走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援抗之

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為其窟藏其戰則逢鱷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乃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冬十一月洛陽地震。吳潘濬討武陵蠻數年斬獲數萬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十一月濬還武昌

次頁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諫議大夫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事程國弼  
郡開國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伯賜紫金魚袋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魏紀五

起狗象單闕盡強  
南大荒落北三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龍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丁巳皇太后郭氏  
殂帝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由是太后以憂殂。漢楊儀既殺魏延自  
以為有大功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  
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事昭烈帝為尚書琬時為  
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  
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  
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  
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  
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漢主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  
上書誅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三月庚寅葬文帝皇后。  
夏四月漢主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後軍師費禕代琬為尚書令

○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罷守御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大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社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

尉高彘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白金之費所憂者非徒比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石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蠹斯之嚮可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言佗復以聞是時獵灑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彘復上疏曰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帝又欲平比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

懋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栢靈不廢高祖之灋度文景之恭儉太祖  
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起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  
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曰皇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  
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般周或堂崇二尺度以九筵耳  
桀作玳室象廊紂為傾宮麗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  
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  
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灋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  
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  
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  
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  
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  
筆詔荅帝嘗著褶被縹綾半袖皇問帝曰此於禮何灋服也帝默然不  
荅自是不灋服不見皇皇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  
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皇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  
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  
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



勁吳今二敵彊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  
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  
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  
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  
留意舟水之喻息犇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  
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今  
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  
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  
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濫非惡其勤事也誠以  
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  
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  
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  
竒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  
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  
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

天火爲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五臣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萑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帝無子養二王爲子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丁巳帝還洛陽。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觀災竦懼故天降之福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二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爲福而已哉帝爲之動容帝性嚴急其督脩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祕書監王肅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

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取常食重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替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釣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感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中山蔡王衮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卍子曰汝勿爲人君知樂不知苦心將以驕奢爲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

當造鄴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  
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  
過細故當掩覆之冬十月己酉衮卒。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許昌。是  
歲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互相  
侵伐疆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陲遂安。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  
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皇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  
宿孛慧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詔書班天下以爲嘉瑞任令于綽連  
齋以問鉅鹿張珣珣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  
廢興從之今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  
而將來之符瑞也。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瑁於吳吳主曰此皆  
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皆以與之

四年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二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  
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夏四月漢主至渝登觀阪觀汶水之  
流旬日而還。武都氐王苻健請降於漢其弟不從將四百戶來降。  
五月乙卯樂平定侯董昭卒。冬十月己卯帝還洛陽宮。甲申有星  
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



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殿軍爲次居室爲後今園  
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  
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  
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  
民心也夫采祿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  
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  
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  
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  
帝乃解毓植之子也。十二月癸巳潁陰靖侯陳羣卒羣前後數陳  
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  
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  
焉。表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  
與人言未嘗不道荅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  
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  
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及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  
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乙未帝行如許昌。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

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兒子曰  
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  
思義不敢違越也天物連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  
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  
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  
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  
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  
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  
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高堂隆以為魏得土德故其  
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  
詔改元以是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更命太和  
歷曰景初歷止。五月己巳帝還洛陽。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  
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左僕射衛臻為司空。有司奏以  
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帝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

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秋七月丁卯東鄉貞疾陳矯卒。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河東毋丘儉爲幽州史儉上疏曰刺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  
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  
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  
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  
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率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  
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會大雨十餘日澆水大漲儉與  
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爲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  
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漢張右俎。九月冀亮  
徐豫大水。西平郭夫人有寵於帝毛后愛弛帝游後園曲宴極樂郭  
夫人請延皇后帝弗許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  
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辰賜后死然猶加謚曰  
悼癸丑葬熙陵遷其弟曾爲散騎常侍。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  
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撫殘缺  
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禘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百王帝天於

圓立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立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廬江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爲內應。主使衛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吳軍還。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孰。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救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是歲徙長安鍾虡。棗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二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陔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致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



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其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又上書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一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啓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

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一賊並  
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下不堪命吁嗟曰甚陛下聞之  
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  
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  
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  
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  
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不應輸者  
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  
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  
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具奪其命矣旣得  
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  
哉尚書衛覲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  
言征伐則比一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  
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  
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  
錦繡茵蓐不緣飾噐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

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爲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非曰崇帑藏曰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曰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資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負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疆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玩弄

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夙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曾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其詩鎮撫皇畿異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技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王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今考績之灋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  
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灋邵作都官考課灋七十二條又作  
說略一篇詔下百官議司隸校尉崔林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  
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課之灋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  
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  
張舉其綱衆毛不敷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殷不仁者遠若大臣能  
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明侍郎杜恕曰明試以  
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灋不著關七聖而  
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灋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  
入而無亂灋若使灋奇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  
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  
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  
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  
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  
使具爲課州郡之灋委灋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  
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

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臣光曰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增競進而善惡渾散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僞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自中無所復逃矣苟爲不公不明則考課之瀆去適足以爲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爲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哀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爲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僞無所寃抑斯爲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

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爲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  
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爲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  
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  
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爲之灋而悉委有司哉或者親貴  
雖不能而任職踈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  
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於迹則文具  
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爲之善灋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真哉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  
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爲人上者不特人君而  
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  
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爲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  
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奚煩勞之有哉或曰考績之灋唐虞所爲京房劉  
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  
灋去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  
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灋校其米  
曷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

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犇趨其末故也。○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二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大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竒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郎馮翊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言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議奉和制諸司書獻身兼攝萬壽觀事柱國

內郡開國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百戶樂安侯臣司馬

光奉勅編集

魏紀六起著雍數將盡施蒙赤奮若凡八年

列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則二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衛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

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帝問於  
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  
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  
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諷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  
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  
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帝問吏部尚書盧毓誰可為  
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  
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徒。漢主立皇后張氏前后之妹也立王貴人子璿為皇  
太子璿為安定王大司農河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祕書  
郎卻正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  
仁恕光曰如君所道比日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  
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智懷權  
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知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  
直言無所回避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彊致也儲君  
讀書當當傲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

當務其急者止深謂光言為然正儉之孫也。○吳人鑄當千大錢。○夏四月庚子南鄉恭侯韓暨卒。○庚戌大赦。○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揚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斬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取之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萬竊惑焉懿曰早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兩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

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發焉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兩咸欲罷兵帝曰  
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兩軍齊歎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  
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  
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庸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  
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三公而建  
等欲孤解圍退舍且得禮邪一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  
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  
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一事惟有  
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  
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丘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既入  
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  
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  
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悉聽之遂班師初  
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  
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  
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



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是信有言且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囚圜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歛於宅。九月吳改元赤烏。吳步夫人卒初吳主爲討虜將軍在吳娶吳郡徐氏大子登所生庶賤吳主令徐氏母養之徐氏妬故無寵及吳主西徙徐氏留處吳而臨淮步夫人寵冠後庭吳主欲立爲皇后而羣臣議在徐氏吳主依違者十餘年會步氏卒君臣奏追贈皇后印綬徐氏竟廢卒於吳。吳主使中書郎呂壹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因此漸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吳主不聽君臣莫敢復言皆畏之側目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吳主怒收嘉繫獄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侍中北海是儀獨云無聞遂見窮詰詔曰詔旨轉厲君臣爲之屏息儀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具問辭不傾移吳主遂舍是嘉亦得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怒詰責雍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荅玄曰

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左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潘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西陵督步騭上疏曰顧雍陸遜潘濬志在竭誠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課其殿最此三臣思慮不到則已豈敢欺負所天平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土遂詐而受之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更為據隱故厚其殯吳主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日典軍吏劉助覺言主遂所取吳主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丞相雍至廷尉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罵辰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憲何至於此有司奏壹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吳主以訪中書令會稽嚴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吳主從之壹既伏誅吳主使中書郎表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

等曰表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咨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懇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之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勿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義雖君臣因循骨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討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相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相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相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冬十一月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十二月漢竇琬出屯漢中。乙丑帝不豫。辛巳立郭夫人為皇后。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皆為秘書郎文帝即位更命秘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

上疏曰臣聞大臣大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  
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  
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  
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  
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  
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  
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  
道而上者或墮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  
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  
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  
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績  
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若委之一  
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  
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  
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帝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  
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



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  
事屬之劉放孫資又與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  
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  
辭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為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  
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  
與相參帝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  
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帝  
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  
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  
爽為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資為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  
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齋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  
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  
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二年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  
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  
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

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爲皇太子帝尋殂帝沈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簡  
功能屏絕浮僞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彊  
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  
忘○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安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沈  
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勅之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  
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  
風不固維城之甚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太子即位年八歲  
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如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  
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東  
平畢軌及鄧騶李勝何晏丁謚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執明帝  
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善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  
進之孫謚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謚  
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  
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爲太  
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衛將軍彥爲散騎常侍講其餘諸

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喪事大傳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謚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黃門侍郎傳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歸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感于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為廷尉畢軌復任奏毓免官衆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為揚州刺史○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大尉○夏四月吳督軍使者羊衛擊遼東守將俘人民而去○漢將琬為大司馬東曹掾健為揚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慧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是非是以默然其戲之快也又督農揚敏嘗取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曰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秋七月帝始親臨朝○八月大赦○冬十月吳太常潘濬卒吳王以鎮南將軍

呂岱代濬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岱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親王事與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十二月吳將庾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攻零陵桂陽搖動交州諸郡眾數萬人呂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吳主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其各黨郡縣悉平岱復還武昌。吳都鄉侯周胤將兵千人屯公安有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為之請吳主曰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酌淫自恣前後告諭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瑜兄子偏將軍峻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兵吳主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更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哉。十二月詔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邵陵厲公上

正始元年春旱。越雋蠻夷數叛漢殺太守自延後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漢主以巴西張疑為越雋太守疑招慰新



附誅討彊猾蠻夷畏服郡界悉平復還舊治。冬吳饑。

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泣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北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御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犄角並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二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能用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決芍陂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柘中征東將軍王凌揚州刺史孫禮與全琮戰於芍陂琮敗走荊州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或曰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五月吳太子登卒。吳兵猶在荊州太傅懿曰柘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大獲而還。閏月吳大將軍諸葛瑾卒瑾長子恪先已封侯吳主以恪弟融襲爵攝

兵業駐公安。漢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糧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運動未時得行漢人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漢主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帶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更分裂魏穀食先摧其支黨然其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即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漢主從之。朝廷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汝南鄧文行陳項已東至壽春文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淮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食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必食有儲而無水害。管

寧卒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無不化服及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

三年春正月漢姜維率偏軍自漢中還住涪。吳主立其子和為太子大赦。三月昌邑景侯滿寵卒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

○吳主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將兵二萬擊儋耳珠崖。八月吳主封子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宗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魚鱉

傳上疏諫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且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有

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二四上吳主不聽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吳諸葛恪襲六安掩其人民而去。夏四月立皇后甄氏大赦后文昭皇后兄儼之孫也。○五月朔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漢蔣琬自漢中還住涪疾益其以漢中太守王平為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督漢中。○十一月漢主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吳丞相顧雍卒。○吳諸葛恪遠遣謀人觀相徑要欲圖壽春太傅認將兵入舒欲以攻恪吳主徙恪屯於柴桑。○步騭朱然各上疏於吳主曰自蜀還者咸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

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  
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吳主荅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言無所負之  
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  
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  
有疑邪人言豈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  
軍事王昶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執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  
足相赴遂徙屯新野。宗室曹昂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  
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  
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  
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瀆妻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  
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  
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主獨  
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  
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猶及刈股  
肱獨任胷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



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執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豐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未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於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執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出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龍衰周之舊制至于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執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

固外無般石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  
守古之方伯諸侯比肩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  
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  
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  
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致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  
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  
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罔冀以此  
論感寤曹爽爽不能用

五年春正月吳主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  
故。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夏侯玄大將軍爽之姑子也玄辟李  
勝為長史勝及尚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大傳懿止  
之不能得三月爽至西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玄自駱谷入漢中漢中  
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漢中去涪垂  
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  
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  
唯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

漢主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其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大將軍爽兵距與執不得進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涇軍及費禕兵繼至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執宜急還不然將敗鄧錫李勝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錫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大傳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執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其衆關中為之虛耗。秋八月秦王詢卒。冬十二月安陽孝侯崔林卒。是歲漢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於大將軍禕漢主乃以禕為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多為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為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毀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行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

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六年春正月以票騎將軍趙儼為司空。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旣不納，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辭，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績然之子也。於是自侍御賓客，遣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林彞斷賓客往來，督軍使者羊銜上疏曰：聞明詔，負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棟然，大小失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以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票騎將軍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土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數譖毀太



子吳主寢疾遣太子儁於長沙相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覬視因言太子不在朝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孫竒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葉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辭情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執以爲執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執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福故淮南親弟不終饗良國失之於執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執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義陳令璣之戒帝旣悅擇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芍陂之役譚弟承及張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譚承休於吳主吳主徙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

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  
遜眾送葬東還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吳主意  
乃稍解。夏六月都鄉穆彥趙儼卒。秋七月吳將軍馬茂謀殺  
吳主及大臣以應魏事泚并黨與皆族誅。八月以太常高柔為司空  
。漢甘太后殂。吳主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二萬人鑿句容中  
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冬十一月漢大司馬琬卒。  
十二月漢費禕至漢中行圍守。漢尚書令董允卒以尚書呂乂為尚  
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甚嚴憚之宦人黃皓  
便僻佞慧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  
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汝南陳祗代允為侍中  
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數故禕以為賢越次而用之祗與皓相表裏  
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陳祗有寵而漢主  
追怨董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間故也